

李敖 大合集

20 国民党研究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李敖
大合集

20

国民党研究

国民党研究 国民党研究续集

李敖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

一、1999年1月,中国友谊版《李敖大全集》(1—20卷)在北京出版。逾年,《李敖大全集》(21—40卷)面世。十载光阴,世事沧桑。对李敖先生洋洋四十卷大著重新进行修订、梳理和再编辑,实属必然。

二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将李敖先生的一千四百万余言著述,按“文学与自传”“人物专题研究”“传统与文化专题研究”“历史与时政专题研究”,以及“私房书”和“杂写集”六大主题分类编排,摒弃了原台湾版“合订本式”的编撰方式。

三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收录李敖先生的著述更为丰富、全面。与十年前出版的“大全集”相比,增加的篇目文章字数总计一百四十余万言。

四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,仍沿袭与李敖先生约定的基本原则,即“只删不改”“删节段落用省略号表示,并标明‘编者略’”“未采用之篇章在卷首目录中标明”,以期尽可能保持李敖先生著述的全貌和原貌。

五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,遵循有关规定,对涉及不能为大陆读者认同的政治取向的内容做了技术处理;对学术思想及观念上的差异则保持原貌;对台湾党政机构名称和职务称谓,采用加引号的处理方式,但引文内和引号内的则不再加引号。特此说明。

在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即将付梓之际,衷心感谢李敖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信任,将他几乎全部著作的中文简体字版本交由我公司在祖

国大陆出版。衷心感谢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,对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;感谢其他所有为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;并诚恳期待各界读者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予以指正。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年12月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/1

《国民党研究》(1-116)

自序/3

国民党建党有九十年吗? /4

国民党“意淫大陆,手淫台湾”/10

国民党的“余态”

——只好诉之以吹/19

国民党与“光辉的十月”/22

国民党杂碎/24

国民党与钞票/26

国民党与公债赖债

——真是不要脸透了! /36

国民党与国泰诈财

——谁是支持国泰诈财的祸首? /38

国民党细姨史/45

国民党乱点鸳鸯谱

——短评《中央日报》短评/57

国民党怎样杀人老婆?

——伏虎·伏虎·伏虎功/61

国民党与老兵之一

——老兵永远不死,因为要做老牛/67

国民党与老兵之二

——今日圣人的下场/74

国民党与老兵之三

——卖“国旗”的老兵/76

国民党与老兵之四

——为老兵李师科喊话/78



目录



目录

国民党与忠烈祠

——谁侮辱了壮烈殉国先烈？/88

国民党的酷吏

——扰者酷吏非庸人/92

国民党对付异己的法子

——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/97

国民党的通缉症/99

国民党与印

——不幸腰间印又失/102

国民党的“反攻无望论”

——恭候最新昭示/105

国民党李登辉当选的第三种谎话/109

国民党与走狗

——“以后的走狗还有人当吗？”/111

国民党与种猪

——“文化种猪”面面观/113

别把国民党的无知，当成国民党的宽大/115

《国民党研究续集》(117 - 273)

自序/119

国民党与云南起义

——谁再造了共和？/121

国民党的政治与司法

——《政治归政治，司法归司法》？/152

国民党的裁缝将军之一

——记裁缝干政/155

国民党的裁缝将军之二

——“王大将”外放感言/159

国民党大使垮台秘闻/170



目录

- 国民党的大臣之体
 - 外交官与“吃角子老虎”/173
- 国民党胡秋原的时光隧道/176
- 国民党胡秋原冒充“文化部长”/180
- 国民党特务统治外一章
 - 国特冒充症/182
- 国民党的特务信
 - 国特的八行书/194
- 国民党一脑门子封建主义
 - 国特与迷信/204
- 国民党的建堂问题
 - 只准我建堂,不准你建堂/206
- 国民党的入祠问题
 - 特务头子也进忠烈祠吗? /210
- 国民党的“集体向上空长号”
 - 仰天长啸与仰天长号/215
- 国民党好人切腹记/217
- 国民党的“家法办人”/253
- 国民党的检举把戏
 - 他领奖金你坐牢/256
- 国民党怎样制裁“邀驾”?
 - 《魂兮归去》读后/258
- 国民党怎样指使黑社会暗杀别人?
 - 为江南被暗杀而作/261
- 国民党的“治安秀”
 - 从杀人灭口到抓人脱罪/268

国民党的“栽诬大宣传”

——说他妈的谁干的——他们又赖人了！/270

《国民党臭史》(275 -433)

从《中央日报》捧杀人犯说起/277

只许我中央,不许你中央/280

牛刀不杀鸡,杀什么? /283

国民党的度量问题/286

压迫自由分子的一个例/294

国民党为“大日本帝国”帮凶/304

岸信介·国民党·汉奸/306

高华德·国民党·海盗/312

中常委走私套汇/329

教国民党怎样收干儿子/331

你儿戏,我也儿戏

——对所谓“开除党籍”的一个观察/337

谁炸了《中央日报》? /349

不破案也好! /361

国民党有狷者吗? /370

别让国民党占了便宜又卖乖/372

国民党的“空诸所有”与“实诸所无”/375

国民党的派系奇观/379

张群不是政学系吗?

——有关政学系的三文件/381

国民党元老·共产党元勋/393

文工会研究/395

国民党与五四/397

国民党的秋波/399

国民党的报应/401

国民党的媚日经济/403



目录

国民党伪政府摧毁十三行真古迹！ /404

国民党“司法院长”的小气/409

驳国民党检察官林天麟和国民党大员秦孝仪/411

本卷未采用之篇目：

《国民党研究》

《国民党与变造照片》

《国民党研究续集》

《国民党与“锡安山事件”》《国民党政工头子投共》

《国民党臭史》

《反对党,当反对》



目录

李敖



国民党研究

李敖

自序

一个老国民党员吴越潮,有一天向我说:“国民党中有坏人也有好人。因为有坏人,所以无法把国家治好,丢了大陆;但因为有好人,所以虽然丢了大陆,还没完全垮台。”我回答道:“我承认国民党中有好人,但是有了又怎样?有了还不是有意无意间帮助坏人作恶?二十年前,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(John Alvin Bottorff)的家里,叶公超就向我说,他加入国民党,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,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,结果呢,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,反倒把自己陷进去。可见纵使好人,加入了国民党,也无补于他自己的牺牲,只是帮国民党苟延残喘而已。”

1950年,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已自承“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”,其实他们亡国之日,也就是亡党之时,1950年以来在台湾的国民党,只是尸居余气的一个家天下而已。这个家天下随着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子的双亡,如今已濒临解体。目前这些蒋家家奴们,打算把“革命民主政党”的基本体制,有以转化,妄想适应新潮,其实绝无光明前途可言,在历史家眼中看来,他们只是回光返照而已。

这本《国民党研究》,就是从多种角度,对国民党的一番总检查、总验尸。这一检验,全中国没人能比李敖做得更好,因此我不惜付出时力,存此信史,为人间张大义、为士林存直笔——特立独行的伟大知识分子,岂不正该如此吗?

1988年3月10日夜深

国民党建党有九十年吗？

国民党大张旗鼓,要在11月24日“庆祝建党九十年”了。国民党建党九十年的算法是由1894年兴中会创立时起算,由1894到1984,正好是九十年。国民党把这九十年的长寿,分为五个阶段:

- 一、兴中会——1895(中华民国前十七年)起算。
- 二、同盟会——1905(中华民国前七年)起算。
- 三、国民党——1912年(中华民国元年)起算。
- 四、中华革命党——1914年(中华民国三年)起算。
- 五、中国国民党——1919年(中华民国八年)起算。

照这五个阶段,联结起来,是有九十年没错,但是,账不能这样算法——不能一网兜收、好事全归给自己这样算法,这样算法,就未免“贪天之功”又“贪人之功”了。半个世纪前,革命元勋章炳麟(太炎)为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写序,他就愤怒于“知当时实事者已少,夸诞之士,乃欲一切笼为己有”,已经明明指出国民党在历史上动手脚。到台湾后,国民党在历史中“自我涉入”(ego-involvement)的范围愈来愈大,他们的丰功伟业愈来愈多,多得如今不但长达九十年,并且一切丰功伟业都是他们一家的了,这种“一切笼为己有”的不要脸,是我这种历史家兼正义之士绝对看不过去的。因此,我要在国民党“庆祝

建党九十年”的前夜，赶写这篇文章，泄泄他们的底、漏漏他们的气，把历史真相与革命实情，来一番大翻案，使大家恍然大悟不要脸的国民党怎样在捏造不要脸的历史，这种恍然大悟，对多年被国民党密集安打的宣传受害人而言，自当有暮鼓晨钟的启发作用。下面就是我的大翻案。

国民党宣传它的寿命已九十年，从1894年起算，其实1894年只是孙中山成立兴中会，兴中会并不等于是国民党前身，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“国民党”，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。檀香山兴中会开会时有邓荫南、何宽、黄华恢、李昌、刘寿、郑金、程蔚南、钟木贤、刘祥、刘卓、李禄、宋居仁、曹彩、黄亮等人，谁也不是国民党，他们的革命之功，又何能算在国民党账上？后来北京兴中会开会时，朱和中、胡秉柯、魏宸组、贺子才、史青、黄大伟、陈宽阮、孔庆睿、刘荫菲、李仁炳、王治辉、胡铮、李藩昌、喻毓西、程品之等人，谁也不是国民党；柏林兴中会开会时，刘家侓、宾步程、马法润、王发科、陈匡时、周泽春等人，谁也不是国民党；巴黎兴中会开会时，唐豸、汤芎铭、向国华等，谁也不是国民党；横滨兴中会开会时，冯镜如、赵明乐、赵峰、冯紫珊、谭发、温遇贵、温芬、黎炳垣、梁达卿、郑晓初、陈才、陈和等人，谁也不是国民党……他们的革命之功，又何能算在国民党账上？如今事隔八九十年后，国民党翻掌一扑，一律不由死人分说，把会吞下、把人吃光，天下滑稽之事，还有过于此吗？

国民党吞下兴中会、吃光兴中会会员，由于这些会员好歹与孙中山有点来往，一吞一吃，看在孙中山的面子上，或许可扯上一点边儿，但是若说到了同盟会时代，还要靠孙中山的面子而又要吞又要吃，那就更胡来了。因为同盟会的成立，是靠当时许多革命团体的成员，这些团体主要有辛丑年（1901）横滨郑贯一、王宠惠、冯自由、冯斯栾等的广东独立协会；壬寅年（1902）东京章炳麟、秦力山等的支那亡国纪念会，秦毓鎏、董鸿祎、周宏业等的青年会，上海蔡元培、章炳麟、吴敬恒等的中国教育会；癸卯年（1903）东京叶澜、秦毓鎏、程家桎等的军国民教育会，上海蔡元培、章炳麟、吴敬恒等的爱国学社，云南临安周云祥等的保滇会；甲辰年（1904）武昌胡兰亭、黄华亭、刘静庵等的日知会，长沙黄轸（黄兴，黄克强）、马福益、刘揆一等的华兴会和同仇会，上海龚宝铨、蔡元培、陶成章等的光复会。这些革命团体的成员，成立同盟会时，日知会、华兴会、光复会不但成员众多，并且都是比兴中会风光的大会，而兴中会那时候，已五年之久，没有革命动作了。1940年1月20日到2月5日，老革命党冯自由

在《大风半月刊》第六十、六十一期上,发表《记中国同盟会》,就坦白指出:

吾国革命党人之提倡逐满建国,始于兴中会。然兴中会自庚子(1900)秋惠州革命军之败挫,及广州史坚如之谋炸抚署二役以后,当中健将如杨衢云、史坚如、郑士良、黄福诸人先后斲丧,元气实力为之大伤。故从庚子秋以至乙巳(1905)夏之五年间,兴中会实无如何之军事动作可言。

冯自由这些话还是事后回忆,在早期的记录中,我们也可看到兴中会的早已没落。1906年,章炳麟在《民报》第六期有《演说词》,就说他壬寅年(1902)在日本时,见到孙中山,但“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,可称志同道合的,不过一两个人。其余偶然来往的,总是觉得中山奇怪,要来看古董,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”。宋教仁《程家桎革命事略》也说程家桎当时去日本,访孙中山,本来以为“孙文革命首魁,所党必众”的,但以“所谓兴中会,以康有为之煽惑,率已脱入保皇党。孙文唯借张能之、温秉臣、尤列、廖翼朋者数人,设中和堂于横滨,其势甚微”。并说当时“东京留学不过二百人,无有知革命之事者,唯言维新而已”。可见当同盟会成立时,孙中山的兴中会已是没落的团体。同盟会的成立,实在是其他革命团体对兴中会的振衰起敝。冯自由回忆开会时情况说:

及留东各省革命党同志第一次集会期届,兴中会员孙总理、梁慕光、冯自由三人自横滨莅会;各省同志之由黄兴、宋教仁、程家桎等通知到会者,有张继、陈天华、田桐、董修武、邓家彦、吴春旸、康宝忠、朱炳麟、匡一、鲁鱼、孙元、权道涵、于德坤诸人;由冯自由通知到会者,有马君武、何天炯、黎勇锡、胡毅生、朱少穆、刘道一、曹亚伯、蒋尊簋、但焘、时功玖、谢良牧诸人;由胡毅生带领到会者,有汪兆铭、朱大符、李文范、张树枏、古应芬、金章、杜之秋、姚礼修、张树棠诸人;由官崎寅藏通知到会者,有内田良平、末永节诸人。计莅会六十余人,与孙总理属旧相识者,只程家桎、马君武、张继、黎勇锡、胡毅生、朱少穆、冯自由、官崎寅藏、内田良平、末永节等十人,其余皆新同志也。

当时幸经德高望重的黄兴义薄云天,提议把“古董”孙中山“公推”为“本党总

理,不必经选举手续”,孙中山才成了同盟会的领导人。要不是黄兴这样够味儿,六十多人的大会中,仅识十人的孙中山,恐怕要靠边站了。

虽然兴中会与同盟会的衔接真相,不过如此,可是有些革命志士,还是不承认它们之间有嗣续的关系,如老革命党邓家彦,在1954年10月11日的《中国一周》上,以《由同盟会说到南京政府》为题,就公然表示同盟会“本是一个开天辟地创造的革命大团体”,而绝非兴中会的后身,兴中会也绝非同盟会的母体;又如老革命党徐锡麟,他是光复会的老人,冯自由《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》说他“志大心雄,不欲依人成事”,根本就没加入同盟会。徐锡麟后来行刺清朝大吏恩铭,成仁就义,如今国民党一网兜收,最近在报上大打马虎眼,俨然是本党先烈了,国民党的不要脸,真要加三级。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中说徐锡麟根本就“志在光复,而鄙逸仙为人”。如今“逸仙”的同志竟不由分说,硬把徐锡麟给国民党化,徐锡麟九泉有知,真要死不瞑目矣!

非但兴中会、同盟会和今天的国民党牛头不对马嘴,即使1912年的国民党,也都无法硬加衔接。1912年的国民党是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、国民共进会、国民党、共和实进会合并的产物,而那时的同盟会,主体乃是中部同盟会。中部同盟会是武昌起义的功臣,革命成功的是这个会的同志。“革命尚未成功”的孙中山虽然在武昌起义后回来做上总统,但他在1914年写信给邓泽如,自称:“忝为总统,乃同木偶,一切皆不由弟主张。”为什么是“木偶”呢?因为他早已大权旁落。(他在《孙文学说》中自言:“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,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施行。”)那个国民党,可是别有个性的国民党,不是今天这种尊他为总理的国民党!1929年,陈希豪写《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》,书中明说当时那个国民党孙中山“始终未尝过问”,就是指此。把彼国民党硬接上此国民党,严格说来,是不通的。今天的国民党,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,它在1919年成立时,照《国父年谱》所说,“加上中国二字者,所以别于元年之国民党也”,显然在和“元年之国民党”划清界限。“其性质则元年之国民党为五党所合并者,今之中国国民党则中华革命党所递嬗而来者也。”当年党同伐异,界限唯恐其不分明;今天捏造历史,寿命又唯恐其不延续,国民党之可笑,竟一至于此!

至于中华革命党,严格说来,它跟1912年的国民党没有衔接性。1924年孙中山在《政党的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》演讲里,明说:“二次[革命]失

败,逃亡至日本的时候,我就想法改组,但未成功,因为那时各同志均极灰心,以为我们已得政权,尚且归于失败,此后中国实不能再讲革命。我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唇舌,其结果亦只是中国即要革命,亦应在二十年以后。那时我没有法子,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,重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,凡入党的人,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。”可见连孙中山自己,都认为中华革命党不是原有的国民党的“改组”,而是“重新组织”的新东西,它们之间没有衔接性,已很显然。

虽然今天国民党的建党,实在只不过是1919年的事、只不过只有六十五年而非九十年,但国民党为了把革命功劳“一切笼为己有”,就不得不把历史拉长上溯,但纵使这样,程度上也有今昔之不同。1923年发表的《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》,也只是说:“吾党组织,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,由秘密的团体而为公开的政党,其历史上之经过垂二十年,其奋斗之生涯,莘莘大者,见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,同年十月武汉之役,癸丑以往倒袁诸役,丙辰以往护法诸役。党之精英,以个人或团体为主义而捐生命者,不可胜算。”虽然字里行间,已在“一切笼为己有”,但也只拉长上溯到民国前七年的同盟会而止,还没拉长到民国前十七年的兴中会,可见这种愈拉愈长、愈上溯愈远的搞法,是今天国民党小朝廷变本加厉干的好事!今天我们在台湾被国民党作为吹牛的对象,整天看这些窃国大盗和败军之将吹他们过去的光荣史,实在洗耳无从、痛苦不堪。因此,惹得性起,只好翻出历史,以为反击,祭起火牛阵,直朝国民党的牛屎冲去。我这篇文章的写作,就是这种反击的一项示范。写完以后,身心大快,临文有诗,以为结束:

党生九十古来稀,
岂容他们把人欺!
半夜手执春秋笔,
冲破老K大牛屎!

1984年11月3日晨4时半